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七

墓表二

南海黃夫人墓表

嗚呼是爲南海黃氏夫人之墓夫人故贈某官

吳公諱某之妻今江西道監察御史光龍之母

也萬曆某年某月某日卒于餘干其子之官寢

越某年歲在庚申御史奉 上命巡鹽淞江屬

其部民錢謙益使表夫人之墓是年 神宗

光宗相繼登假 天子初登大位以萬曆四十

八年八月朔爲泰昌元年謙益復官京師乃按

夫人之行而表之曰嗚呼易稱臣道婦道皆曰無成而代有終又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此爲處嘗言之也非所語于危疑屯難之日也若夫人者女而婦婦人而夫子不可以不表也夫人之未嫁也其父死于浙夫人以其喪歸以一荏弱待年之女子扶輦設旒煢煢返葬歷三千里如堂適庭故曰女而婦及夫人之寡也一子易一子嬰夫人操持門戶生產滋殖御史長家所畜玩好聚而焚之曰以壹其子于學也初夫人將葬其夫其兄怵之曰地不食母以豎子卜也夫人不聽乃克葬及御史以孤童顯人曰卜兆惟夫人能故曰婦人而夫子嗚呼婦人者秉利貞之情含幽吝之氣者也聽僂從顧私親尊巫史信鬼而好譏其恒性也而又當死喪頻仍危疑屯難之日而夫人卓然如此謂夫人爲丈夫女可矣謂世之丈夫舉若是吾不敢也嗚呼國家當主少國疑死喪屯難之日能人勢要其僂從也中官阿母其私親也飛章騰說其史巫也身家妻子死生禍福其鬼與譏也當此之時猶欲雍頌進退緩步低首以養體持祿爲事

一旦權移于婦寺禍成于禁近而後呼天而悔
之不已晚乎夫易稱無成未嘗不言有終也曰
婦人吉未嘗不繫之曰夫子凶也則夫宜女而
婦宜婦而女與夫宜夫子而婦人者皆見戒于
易者也謙益深有懼焉用敢表夫人之行鑾諸
墓上匪夫人之表以詔臣子嗚呼是年十月晦
日癸酉史官嘗熟錢謙益表

澤州王氏節孝阡表

余在史館承乏外制凡孝子節婦與被推恩贈
封之典者必謹而書之不厭詳謂國家崇

臺綽楔倣古表厥宅里之制然或有及有不及
惟其發聞于子孫田里婦孺家人部屋之事無
不茂著于 朝廷之典用庶幾見且聞者嗟咨
愾嘆轉相告語猶有所感勉而相勸也今歲南
臺侍御王君允成屬余表其父母之墓余讀憲
使張君光縉所排纘事狀嘆曰此所謂應古旌
表之法而發聞于其後者與余從事外制表章
天下孝子節婦湮沒幽鬱者多矣今于侍御父
母得表其隧道之石猶前志也其何敢辭府君
諱簡字汝賢曾大父嵩大父仲名父武母任氏

兄弟五人君于倫次爲叔子王氏以耕治起家代有隱德府君之大父始教其子弟業儒府君爲郡弟子員有名于時以孝死而侍御卒以儒術顯云府君父歿時纔舞象耳母任慟哭不食欲從死府君哭而告母曰大父母老矣五男二女累累未有室家母死是重死吾父也又哭而誓兄弟曰所不惟母之話言是訓是行者生無以事吾母死無以見吾父矣于是任孺人乃食而府君以孤僮上事大父母中事母下飲長兄以掖諸兄弟喪葬盡禮歷五十年內外斬斬門

屏晏然府君沉塞有氣形貌魁碩仲兄解囚囚中道逸去府君挺身見大府慷慨白事大府奇而釋之伯仲與人無崖岸邑屋少年易而侮之府君在坐人無敢陟輪視伯仲者兩季弟病疫省視湯藥不避垢穢人或以謂府君府君泣曰我子視諸姪稍長卽有傳染猶愈于死吾弟也府君念母勤以立身揚名爲已任下帷矻矻不少休母與二季相繼病府君窮百道治之形神殫瘁母病良已而府君遂不起卒之日隣里巷哭行路之人皆歎有泣者萬曆戊子之四月也

物齋集六十一
享年四十府君配任孺人家人呼之曰小任別
君母也孺人事其姑備有儀法姑性嚴重孺人
獨得其歡心嘗侍姑疾踰月不解衣姑喜謂孺
人若孝事我天當以孝婦報若生平布衣蔬食
不好刺繡不事宰殺尼師巫覡不登其門相府
君二十餘年以及課侍御兄弟篝燈宿火熒熒
如一昔也府君疾革孺人遂不食妯娌固止之
孺人曰往吾病瘍幾殆夫子撫我曰若死我必
不再娶今吾忍夫子獨身地下乎時侍御兄弟
亦病侍御哭父失聲氣息支綴或謂孺人曰若

孺子何孺人曰吾兒病必愈愈且大吾門吾徵
之昔夢矣無相溷也竟不食而死後府君卒蓋
兩月衣裳甫紩扁鑄完好視其封題皆府君卒
之日也享年三十有九初侍御以邑令考最贈
府君如其官任爲孺人 今天子卽位覃恩海
內府君得贈南京廣西道監察御史而仍贈任
爲孺人府君與孺人以其卒之歲葬于浪井川
東原祖塋下至是三十有六年矣惟孝與節國
之元氣天地之所與立也世道交喪士大夫以
頑鈍苟免爲能事波流茅靡餘風未殄降將纍

臣填塞囹圄 天子盱衡動色以風厲之而未
有止也府君夫婦死孝死節應古旌表之法而
湮沒幽鬱發聞于其子侍御當鼎革之際公忠
骨鯁其風節議論竦動天下淵源弘長所得于
家庭者多矣歐陽子表唐子方之先墓以謂子
方方進用于時其所以榮其親者未知其止侍
御固今之子方也論次其家世而原本其節義
之所自則其可以表于金石而信之後世者蓋
已不一書而足也豈待考諸後日而徵其顯榮
之未止也哉

勅封安人丁氏墳前石表辭

安人長興丁氏光祿寺大官署正諱某之子歸
安茅氏廣東按察司副使諱坤之婦工部都水
司郎中諱國縉之妻也封孺人再封安人皆在
萬曆中天啓二年某月某日卒其孤元儀映以
其年十二月十一日祔安人于都水公之阡元
儀有文名知兵略國家方用兵元儀慷慨應辟
既葬弁經帶而從戎事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
事無辟禮也于是元儀以墓上之石來請曰願
有述也謙益曰諾其辭曰太公之後是始有丁

條葉被澤望于長興是生安人夙有多譽從父
服官大官之署維都水公有室再捐朝于京師
乃委禽焉茅爲世家族大而貴揭揭都水爲時
職志安人歸之和鳴鏘鏘如圭有邸如金斯相
變彼諸姬爰居爰處有攜有嬰累累孤女衾裯
敘進襁褓錯交如姪如姊孰裏孰毛皇舅鹿門
聞而歎曰此雖女子何愧巾襪都水報政最于
山東其新孔嘉命服在躬疾瀕于危誓以身先
強起再覲寄孥畿甸盜生近郊白晝洶洶懷刃
衷甲謹而卽戎出爲辨強非婦之義土填左闔

古也有志都水嶽嶽擢居西臺瞻望父兮豈不
懷歸安人曰噫將子無顧短衣禿袖以率媪御
歸就子舍婦後夫先異棖宿肉扶持有年回翔
再仕爲令于浙勞其晨昏以尉遷謫浙人凶饑
亦孔之憂珥脫衣穿綈彼殫流廣置姬侍以弗
無子亦旣抱子而進未已相乳更抱莫知所生
同仁均養協氣交并量移郎署周旋南北相厥
簠簋共其蠶織皇舅壽耆老苕霅閒衣冠賓從
儼如神仙腆洗克共曰婦有助杖屨閑閑燕笑
飲御居皇舅喪情文折衷相夫有聞蔚爲禮宗

都水行河以死勤事舟舩下上哀徹水滋報夫
地下撫孤匱前撫膺陷胃臨絕之言鄉里游饑
道瑾相枕指麾孤童傾倒困廩大築幽宮都水
是安工作聚業做于周官安人之爲節度卓犖
燕及惇嫠施于媼族安人之教夙夜齋咨無念
爾祖先君之思寡居以還布衣蔬食奉彼戒法
以飲婦職年五十四寢疾而徂冢子韎韋羈于
南都安人喟曰吾可以死父有墜言庶其在是
吉祥而逝容儀委蛇譬如旅人日暮赴家元儀
自南見星而赴遇使于涂哭而問故徒跣號呼

與弟庀喪卜祔先兆龜食告祥安人之命都水
之室豈曰渴葬王事孔亟曰元儀暎誕惟二孤
元儀暨暨暎也與與有女七人二實已出長而
有歸哀哉蚤卒維彼五女三女之存擗慟臨穴
哀感行人元儀念母銜哀罔極實來求詩以斷
墓石大書深刻阡表之辭庸詔來者過而眡之
封恭人孫氏墓碑

今上之元年建州夷不悔禍浹辰之間陷我瀋
遼順天府府丞新安畢公懋康銜使命將行言
者謂公精曉兵事宜留治兵公奮然上疏請募

江淮閒鹽戶漁丁殊死敢戰者束以部伍身自
訓練幸得一當奴酋 天子壯其議下所司覆
奏行有日矣而母恭人之計適至余往唁之公
搥膺呼曰天乎懋康進不得死于奴也退而不
得死吾母也懋康自是無死所矣有麗牲之石
以請于吾子子毋辭焉嗚呼余聞恭人少磊砢
有丈夫之槩故少保績溪胡襄懋公以功高被
逮恭人夢伏闕上章慷慨數千言如劉向谷永
之訟陳湯者至老猶能記憶之余嘗敘其事以
壽恭人以謂恭人之爲女子也可以愧世之丈

夫其夢也可以愧世之視而醒者當此時建州
之難作矣余自度無所用于世猶冀以區區筆
札憤盈叫呼庶幾有動乎世之君子今又三年
禍益烈矣日夜拱手燕笑幾幸其不渡河不航
海舉中朝之命聽于必不可恃之西虜世之所
謂丈夫者與夫視而醒者其果如何也府丞事
雖未行其僇力疆圉爲國家雪蹙地喪師之恥
固有其時而恭人之大志亦可以無憾獨余以
不肖之軀浮湛死局疾呼大號吻燥筆枯瞪目
顧視化爲瘖啞猶執筆而紀恭人之葬其能無

媿色矣乎恭人姓孫氏性通敏誦詩百篇貫穿
經史好爲歌詩有和平麗則之音事舅姑孝嘗
割股以療姑疾撫庶出之子莫辨已子婦道母
儀靡不純備舉其大者其細可知也恭人嫁畢
氏爲江西南昌府武寧縣主簿封中憲大夫順
天府府丞某之妻有男子子七人府丞及二季
恭人出也享年八十有二卒于天啓元年之四
月某甲子葬于梅山之新阡實某年某甲子銘
曰
妾女之精下爲人彼美淑媛維降神明詩習禮

被質文躬服櫛縱志衿紳夢提封事排帝闕援
忠噓枯叫穹旻九關虎豹爭僦僦弭首睨視弱
女身帝曰女歸大女門畀女美子從以孫歸來
閭闔開嶙峋有子法冠侍帝晨狡夷作孽白水
津陳屍漂血遼海殷 皇赫斯怒雷霆震爰命
整旅江淮潰甲光襲日戈攬雲習流背嵬張吾
軍將星高高嫫星昏棘人素冠哭且奔爲母起
冢黟山垠象彼祈連樹麒麟旁置萬家何足云
我作銘詩託貞珉百爾巾幗眎刻文
房母左太宜人墓表

封太宜人左氏故太中大夫陝西按察使益都房公諱如式之副室而南京太僕寺少卿可壯之生母也少卿與余竝中萬曆甲科並事光熹三廟以及今上竝坐闔禍閣訟牽連再謫崇禎九年五月太宜人卒少卿卜以次年十二月葬于雲門之新阡而屬余表其墓少卿之狀太宜人備矣其事按察公也婉而恭其承信淑人也卑而理撫嫡出之子婦字而敬教其子威而孫御臧獲它家事肅而寬廉而不剝古所稱賢明貞順之德斯已兼舉矣余之文何以加

諸而余於少卿母子之間有深痛焉余與少卿兩尊人先背棄皆有老母罷官歸田里互相問訊曰太夫人無恙乎開械酌酒交相慶也先太淑人沒少卿哭之而哀太宜人年八十少卿奉英蕩之節過家上壽余告於母殯拜而遣使不自知其伏地失聲也吾母知少卿爲余謫官每愴然曰少卿之爲朋友亦已足矣其若念母何太宜人則軟語勞少卿曰若所爲牽連謫官者海內大人君子也吾爲若母有餘榮矣兩家之母言猶在耳兩家之子交頌母言以相慰藉其

物齋集卷六十一
簡牘至今錯互篋衍而二母者今安在也詩不
云乎有母之尸饗頽封人曰小人有母聶政曰
有老母在此子之念其母也趙太后稱婦人異
甚嚴延年之母不忍見壯子受刑僂此母之念
其子也嗚呼父母之念其子一也丈夫識道理
重名義猶能挫情割愛若婦人之愛憐其子毛
裏而已矣漣血而已矣介子推范滂之母不數
見而搯臂流乳之痛凡爲母子何獨不然余與
少卿不幸而繫籍黨部觸忤權倖以憂老母雖
二母之賢明貞順無惡於其子而母子之間雍

容暇豫開口而笑者其爲時日固已少矣杼柚
之教門閭之望銜哀茹恤終天而已矣曷有窮
乎余旣諾少卿之請傷心漬淚每執筆不忍下
旋被急徵下吏少卿請之不懈益勤曰非子之
過也太宜人望子言久矣創鉅痛甚志懣氣塞
假茲石以告哀余之爲此言也猶烏獸之巡過
其故鄉翔回鳴號躑躅而踟躕也猶燕雀之啁
噍之頃而後乃能去也後之仁人孝子過而視
焉其亦爲之徘徊歎息也夫崇禎十年九月十
七日

劉氏兩節婦墓表

劉氏兩節婦者上林苑監左監丞劉可敷之嫡母徐氏生母侯氏而贈監丞劉君體性之室也劉君爲諸生下帷攻苦兩節婦篝燈佐讀黽勉有無妯娌先後如也劉君沒兩節婦截髮自誓以撫藐孤辛勤四十餘年克有成立可敷克邀天子之休命以顯其親烏頭雙闕旌門有閱方此時母子相泣閭巷聚觀太息又數年而兩節婦沒旣葬可敷以事繫請室泣而謁余請表其墓嗟夫苟息有言生者不愧死者復生不

悔忠臣節婦其道一也兩節婦芳年令姿齊心共命捐生以殉其天誓死以立其子比其子成立有以下報所天兩節婦之事畢矣豈知其生前天日晶明榮及其身又豈知其身後風雨漂搖憂及其子也哉子之才不才親之所與被也若憂喜禍福之不可知則天也今日之事是亦生者之所不愧而死者之所不悔也假令爲人子者躬虧體辱親之行爲世之所指名親之沒也太中大夫侍御史持節護喪事中千二石治莫府冢上玉衣梓宮東園溫明如乘輿制度復

土之後 天子賜上尊養牛手詔敦趨赴都堂
視事此亦人世之極榮矣而於人子之誼奚當
焉今以可數之爲人子夙興夜寐以求無忝所
生而不免於縲紲之患可數雖自傷爲子無狀
痛不欲生然生者之不愧可知也兩節婦地下
有知亦必曰非吾子之罪死者之不悔又可知
也夫兩節婦之高行宗伯旌之國史書之後有
劉子政范蔚宗者必有取焉余可以無述也述
兩節婦之所以生不愧死不悔而因及可數之
所以無憾於其母者以表於其墓用以知天道
之必復而兩節婦之遺祉未艾也姑伐石以待
焉

瞿太公墓版文

余年踰壯與瞿子元初讀書拂水山房雞鳴風
雨篝燈刻燭往往爲余道其家世及其祖太公
事行曰瞿之先世居河南徙通州之海門宋末
避兵來嘗熟有諱達者受元將旗號狗未下城
邑授百夫長遷轉憐尸提領有孝子曰嗣興宋
文憲方正學爲撰誌狀者也孝子之子諱莊官
至福建左叅政 高皇帝賜手詔獎諭載在大

誥者也莊之後六世爲吾祖吾祖之生也會祖
家中落長子爲諸生賣田入貲國學益大困吾
祖年十八代父應繇役給公上老胥宿吏莫敢
以僮子假易御臧獲課耕耨勤惰勞佚部分井
然中外數百指嚴憚如家丈人也曾祖病革謂
曰伯以入貲鬻產吾將減其分以償汝吾祖泣
曰大人以兒故減兄嫂產得無減兄嫂淚乎兒
生有命大人柰何爲此言會祖歎曰吾固知兒
之無所藉吾產也生平不信機鬼會祖母病不
知人巫降神於庭吾祖自外入問之不覺腳屈

下拜神援筆判曰以汝純孝夜半當蘇汝母至
夜分大聲發床前母遂蘇又五十餘年乃終吾
祖亦六十餘矣每新燕來時仰視屋梁周走而
呼曰孃孃安在乎嗚嗚啜泣與燕語相下上家
人咸相顧泫然也吾祖撫羣從子姓及故人子
弟收卹教誨具有恩禮其人始見德久之或操
戈相向已而又以好來吾祖厚遇之自如少能
洞悉情僞老而彌熟人有相欺者陽受其誦譎
而陰識之其人終身以爲能欺吾祖也其治生
未嘗俛拾印取以心計釣奇田畝錢布藏棄腹

筭每謂吾家簿籍在十指伸屈中傳別書契經目而已未嘗省視曰何待人之薄也閭左有大議邑宰及鄉老刺刺私語移日吾祖至輒一言而決退亦不以告人邑有大繇役及大禮傾身爲人先費輒數百金其所爲多疎闊迂緩會有天幸家益起嘗曰人何苦爲善不力天未嘗虧負人也吾與瞿星卿顧朗仲爲文會諸老人相率諫吾祖若孫日夜從諸狂生衣袖反接生頂上不早禁絕之且破而家吾祖笑曰吾縱吾孫與之游恐其不得當也而顧欲麾之門外

乎其後諸子皆爲名士拂水文社遂甲天下朗仲嘗曰知我者惟吾父與太公也朗仲許爲吾祖撰事狀吾子他日採而誌之爲吾祖之宋與方也吾死不恨矣言已涕泣洸瀾悲不自勝余心識之不忍忘萬曆丁未朗仲卒又數年元初衰經過余再拜而請曰歐陽子之言曰非敢緩也蓋有待也吾每誦斯言未嘗不彷徨歎息繼之以泣也今吾老矣無可待者矣朗仲且死猶以不及狀吾祖爲恨吾之不忍死吾祖也與其不忍死吾朗仲也胥以累吾子子其無辭余諾

其請逡巡未及爲而元初又歿迄今二十五年
矣嗚呼人世之不可以把翫也一彈指之間已
三世矣而孝子慈孫之思不死其親也重泉之
下窮塵之後其耿耿者何時而已乎余故撰次
其語以遺其諸孫使樹石太公墓門并以告於
元初之墓太公諱依京萬曆丙申九月卒壽八
十有一元初者吳之名士瞿純仁也銘曰
司徒三物以教萬民二曰六行興賢禮賓萬曆
之世熙和如春藹藹瞿公際此昌辰孝乎惟孝
德必有鄰睦婣任恤安富恤貧國有大故奮袂

整巾大冠如箕視其齒齟國有大役鼙鼓振振
守閭待令敢有弗虞叶國有大裁裁無逡巡傾
箱倒庋指其廩困春秋讀法祭酌諄諄德行道
藝誰與比倫世教下衰醜類頑嚚尙衰相及鱗
捷斷斷鄉老云邈本俗不存安能汲汲彌縫使
淳墓木已拱宿草載陳作爲銘詩以詔斯人崇
禎癸未五月契家子錢謙益造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八

塔銘一

憨山大師廬山五乳峯塔銘

我神宗顯皇帝握金輪以御世推慈聖皇

太后之志崇奉三寶以隆顧養上春秋鼎盛

前星未耀慈聖以爲憂建祈儲道場於五臺

山妙峯登公與憨山大師實主其事光宗貞

皇帝遂應期而生於是二公名聞九重如優曇

鉢華應現天際妙峯不出王舍城大作佛事而

大師有雷陽之行其機緣所至橫見側出固非

凡情之可得而測也大師之遷化於曹溪也大宗伯宣化蕭公親見其異爲余道之已而南海陳迪祥以行狀來謁余表塔余曰有吾師宣化公在他日請爲第二碑又明年乙丑其弟子居廬山者曰福善奉全身歸五乳而留爪髮於曹溪走書來告曰大師東遊得子而喜曰刹竿不憂倒却矣燈炮月落晤言疊疊所以付囑者甚至塔前之銘非子誰宜爲余何敢復辭謹按師諱德清族蔡氏全椒人也父彥高母洪氏夢大士抱送而生七歲叔父死屍於牀問母從何處

去卽抱死生去來之疑九歲能誦普門品年十二辭親入報恩寺依西林和尚內江趙文肅公摩其頂曰兒他日人天師也十九祝髮受具戒於無極某公聽講華嚴玄談至十玄門海印森羅嘗住處悟法界圓融無盡之旨慕清涼之爲人字曰澄印從雲谷會公縛禪於天界寺發憤參究疽發於背禱護伽藍神願誦華嚴十部乞假三月以畢禪期禱已熟寐晨起而病良已三月之內恍在夢中出行市中儼如禪坐不見市有一人也雪浪恩公長於師一歲相依如無著

天親嘉靖丙寅寺燬於火誓相與畜德俟時以
期興復師既歸然出世而雪浪卒爲大論師修
治故塔稍酬誓願焉師嘗聽講於天界厠溷清
除了無人跡意主東淨者非嘗人也訪之一黃
面病僧目光激射遂與定參訪之約質明則已
行矣卽妙峯登公也師以江南習氣軟暖宜入
冬冰夏雪苦寒不可耐之地以痛自摩厲遂飄
然北邁天大雪乞食廣陵市中曰吾一鉢足以
輕萬鍾矣抵京師妙峯衣褐來訪須髮鬢毳如
河朔估客師望其眸子識之相視一笑叅徧融

貞公融無語惟張目直視又叅笑巖巖問何方
來曰南方來巖曰記得來時路否曰一過便休
巖曰子却來處分明遊盤山至千像峯石室見
不語僧遂相與樵汲度夏時萬曆元年癸酉也
明年偕妙峯結冬蒲坂閱物不遷論至梵志出
家頓了旋嵐偃嶽之旨作偈曰死生晝夜水流
花謝今日方知鼻孔向下峯一見遽問師何所
得師曰夜來見河中兩鐵牛相鬪入水去至今
絕消息峯曰且喜有住山本錢矣遇牛山法光
禪師坐叅請益法光發音如天鼓師深契之送

師遊五臺詩云雪中師子騎來看洞裏潛龍放
去休且曰知此意否要公不可捉死蛇耳師居
北臺之龍門老屋數椽在萬山冰雪中春夏之
交流澌衝擊靜中如萬馬馳驟之聲以問妙峯
峯舉古人三十年聞水聲不轉意根當證觀音
圓通語師然之日尋緣溪橫釣危坐其上初則
水聲宛然久之忽然忘身衆籟聞寂水聲不復
聒耳矣一日粥罷經行忽立定光明如大圓鏡
山河大地影現其中既覺身心湛然了不可得
說偈以頌之遊鴈門兵使胡君請賦詩甫構思

詩句逼塞喉吻從前記誦見聞一瞬現前渾身
是口不能盡吐師曰此法光所謂禪病也惟熟
睡可以消之擁衲跏趺一坐五晝夜胡君撼之
不動鳴擊子數聲乃出定默坐却觀如出入息
住山行脚皆夢中事其樂無以喻也還山刺血
書華嚴經點筆念佛不廢應對口誦手畫歷然
分明隣僧異之率徒衆來相勸已皆讚歎而去
嘗夢與妙峯夾侍清涼大師開示初入法界圓
融觀境隨所演說其境卽現又夢登彌勒樓閣
聞說法曰分別是識無分別是智依識染依智

淨染有生死淨無諸佛自此識智之分了然心
目也師旣建新儲道場遂遠遁東海之牢山
慈聖命龍華寺僧瑞庵行求得之遣使再徵不
能致賜內帑三千金復固辭使者不敢復命師
曰古有矯詔賑饑之事山東歲凶以此廣 聖
慈於饑民不亦可乎使者持賑籍還報 慈聖
感嘆率闔官布金造寺賜額曰海印師詣京謝
恩爲報恩寺請藏 上命師齋送因以便歸省
父母寺塔放光累日迎經之日光如浮橋北度
經在塔光中行也師還以報恩本末具奏曰願

日減饜羞百金十年工可舉也 慈聖許之歲
乙未而黃冠之難作師住山十三年方便說法
東海彌離車地咸向三寶而黃冠以侵占道院
飛章誣奏有旨逮赴詔獄先是 慈聖崇信佛
乘勅使四出中人讒構動以煩費爲言 上弗
問也而其語頗聞於外廷所司遂以師爲奇貨
欲因以株連 慈聖左右并按前後擅施帑金
以數十萬計拷掠備至師一無所言已乃從容
仰對曰公欲某誣服易耳獄成將置 聖母何
地乎公所按數十萬在縣官錙銖耳 主上純

孝度不以錙銖故傷 聖母心獄成之後懼無
以謝 聖母公窮竟此獄將安歸乎主者舌吐
不能收乃具獄上所列惟賑饑三千金有內庫
籍可考 慈聖及 上皆大喜坐私造寺院遣
戍雷州非 上意也達觀可公急師之難將走
都門遇于江上師曰君命也其可違乎爲師作
逐客說而別師度庾嶺入曹溪抵五羊赭衣見
粵帥就編伍于雷州歲大疫死者相枕籍率衆
掩薶作廣薦法會大雨平地三尺癘氣立解叅
政周君汝登率學子來扣擊舉通乎晝夜之道

而知發問師曰此聖人指示人要悟不屬生死
一著耳周君憮然擊節粵之孝秀馮昌曆輩聞
風來歸師擬大慧冠巾說法構禪室于壁壘閒
說法華至寶塔示現娑婆華藏涌現目前開悟
者甚衆居粵五年乃克住錫曹溪歸侵田斥僦
舍屠門酒肆蔚爲寶坊緇白全集攝折互用大
鑒之道勃焉中興甲寅夏師在湖東 慈聖賓
天詔至慟哭拂剃返僧服又二年念達觀法門
死生之誼赴葬於雙徑爲作茶毘佛事歲吳越
禪人之病作擔板歌吊蓮池宏公於雲棲發揮

其密行以示學者自吳門返廬山結菴五乳峯
下效遠公六時刻漏專修淨業居四年復往曹
溪天啓三年癸亥宣化公赴召來訪劇談信宿
公謂師色力不難百歲更坐二十餘夏如彈指
耳師笑曰老僧世緣將盡幻身豈足把翫哉別
五日果示微疾韶陽守張君來問師力辭醫藥
坐語如平時既別沐浴焚香集衆告別危坐而
逝十月之十一日也溪水忽涸百鳥哀鳴夜有
光燭天三日入龕面顏發紅鬚髮皆長鼻端微
汗手足如綿僧徒驚告謂師復生蘆公語余衰

老赴闕跋涉二萬里何所爲哉天殆使爲師作
末後證明耳鳴呼知言哉師長身魁碩氣宇堂
堂所至及物利生機用善巧如日暄雨潤加被
而人不知山東再饑師盡發其困親泛舟至遼
東糴豆以賑旁山之民咸免捐瘠稅使與粵帥
有隙嗾市民以白艚作難羣噪圍帥府師緩頰
諭稅使解圍不動聲色會城以寧珠船千艘罷
採不歸剽掠海上而開礦之役釋騷尤甚採使
謁曹溪師以佛法攝受徐爲言開採利害繇是
珠船罷採不入海而礦額令有司歲解制府戴

公詒書謝曰吾乃今知佛祖慈悲之廣大也師
爲余言居北臺大雪高於屋數丈昏夜可鑑毛
髮堅坐待盡身心瑩然遲明塔院僧穴雪以入
相攜行雪洞中里許乃出當詔獄拷治時忽入
禪定榜箠刺熱若陷木石逾年在雷陽郡丞以
礦事被逮侍者惶遽傳告毒楚卒發幾無完膚
此楞伽筆記所繇作也東遊至嘉興楞嚴寺萬
衆圍遶有隸人如狂易狀搏顙不已曰我寺西
仲秀才也身死尚在中陰聞肉身菩薩出世附
隸入身求解脫耳師爲說三皈五戒問解脫否

曰解脫竟懵然而覺師之樹大法幢爲人天眼
目豈偶然哉師世壽七十八僧臘五十九前後
得度弟子甚衆從師于獄職納橐餽者福善也
終始相依於粵者善與通炯超逸通岸也貴介
子弟剗臂然燈以求師道現大士像於瘡痂中
而坐脫以去者卽墨黃納善也粵士歸依者馮
昌曆爲上首御史王安舜孝廉劉起相陳迪祥
歐文起梁四相龍璋皆昌曆之徒也師所著有
楞伽筆記華嚴綱要楞嚴懸鏡法華擊節楞嚴
法華通議起信唯識解若干卷觀老莊影響論

道德經解大學中庸直指春秋左氏心法夢游
集又若干卷嗟乎師於世間文字豈必不逮古
人有不逮焉亦糟粕耳師於出世間義諦豈必
不合古人有不合焉亦皮毛耳惟師夙乘願輪
以大悲智入煩惱海以無畏力處生死流隨緣
現身應機接物末後一著全體呈露後五百年
使人知有一大事因緣是豈可以語言情見擬
議其短長者哉是故讀師之書不若聽師之言
聽師之言又不若周旋瓶錫夷考其生平而有
以知其願力之所存也謙益下劣鈍根荷師記

翦援摺年譜行狀以書茲石其詞寧繁而不殺
者欲以示末法之儀的起衆生之正信也銘曰
人生出沒五濁世閒生死之涂屹立重關重關
峻復誰不退墮師子奮迅一擲而過濟河焚舟
縣車束馬一鉢飛渡誰我禦者冰山蟄伏雪窖
沉埋冰解凍釋水流花開光明四炤上徹帝闈
榮名利養匪我思存震霆赫怒我性不遷衿楊
木索說法熾然覺範朱崖妙喜梅州雷陽萬里
謂我何求軍持應器橫戈杖錫毀形壞衣古有
遺則大鑿重徽靈炤不昧屈眴之衣如施畫績

師之示現如雲出谷觸石膚寸雨必待族雲歸
雨藏山川自如孰執景光以窺太虛福德巍巍
文句璀璨視此肉身等一真幻匡山不來曹溪
不去塔光炳然長炤覺路天啓七年丁卯九月
朔嘗熟幅巾弟子錢謙益謹述

聞谷禪師塔銘

聞谷禪師印公以崇禎丙子十二月十七日示
寂於瓶匊之真寂禪院明年丁丑九月初六日
弟子奉全身塔於孔青之陽師世壽七十有一
臘五十有八主叢林二十五年建道場二所

度弟子千有餘人得戒弟子萬有餘人師之沒
也傳戒弟子鼓山賢公千里赴弔補師住處爲
其塔上之銘旣葬而其上首弟子大堅等扣余
山中復以勒銘爲請以余於師有支許之好假
世諦文字演說實相爲賢公疏通證明焉亦賢
公之志也余其忍辭謹按師諱廣印字聞谷嘉
善人周珊之子母趙氏夢玄武神仗劔領甲士
擁門而生師爲兒時左眼角嘗見一浮圖住空
中稍長父攜觀大勝寺浮屠訝曰我眼中嘗見
此此後遂不復見年十三祝髮於杭之開元寺

見壁閒法界圖問其師曰十界從心生心從何處生師不能答在扣西蜀儀峯和尚於清平峯教看雲門露字師直下挨拶至忘寢食峯舉丙丁童子來求火話詰師舉拳揮按痛罵驅出門白汗津津浹背益發奮力叅年二十四入雲棲進具二十六從介山法師習台宗期年而臻其奧雲棲大師開法淨慈特舉師爲維那數年來晝則聽講夜則縛禪叅無幻禪師乃謝去講肆攝靜於西溪法華山單丁四年或數日不食或一生連朝叅請漸多乃曳杖而去上雙徑結茆

白雲峯下影不出山者六載看亮座主叅馬祖因緣疑不能釋一日見黃瑞香花忽大悟從茲礙膺之物咸冰釋矣出山至雲棲受菩薩戒朝夕請益盡得雲棲之道至宜陽叅龍池幻有和尚池謂師曰何不承當此事共相唱和師不自肯池曰更欲如何曰視圓悟大慧爲多愧耳池憮然曰當今學者未會先會那能得不自肯如子者乎老僧當避一頭地矣北游五臺還至徑山時海內禪席寂寥乃與髻峯諸師剞禪期於蓮居永慶儀峯老人復來自蜀因得重徵玄奧

印明臨濟宗旨峯歸師隱湖之菁山瓶甸爲雙
徑兩目孔道行脚往來無一茅蓋頭師捐衣鉢
創數椽爲接待之計法施雲涌鬱爲寶坊遂移
真寂廢寺舊額名之事旣竣杖笠南遊隱建州
之廢寺凡三載浙僧始物色得之迎請絡繹掉
頭不顧會主院者相繼遷化師不得已復歸視
事四方衲子叅請雲集衆至五千指禪淨雙提
規重矩疊稱江南法席之最久之復南游棲建
州之寶善四載年七十歸老於真寂次年臘
月八日說戒畢示微疾逝前一日手書與徑山

長老送仁王經勸其展誦報國索紙書誠語泊
然而逝蓋賢公之銘師如此嗚呼萬曆中方內
有三大和尚紫柏可公雲棲宏公憨山清公各
樹法幢爲人天眼目三公入滅魔外橫行喝棒
錯互吳越之間人如中風狂走當此之時真修
退藏密傳三老之一燈者禪師一人而已師痛
夫世之盲叅瞎悟者以狂易之病飲塗毒之藥
窮老叅究終不以悟自居學者少逞知解必深
錐痛劄期於爆斷命根而後已師之砥柱末法
者一也師痛夫世之上堂登座者以俳優之場

演沐猴之戲堅辭僧衆不許開堂晚歲正告諸
宰官孀居久矣復肯傳粉墨求嫁耶師之砥柱
末法者二也師痛夫世之架大屋養閒漢榮名
利養市賈相求者真寂告成之後數年退院七
載南游腰包杖錫飄然於荒山野水之間師之
砥柱末法者三也師器宇冲和神觀閒止導迎
善氣被褐懷玉有儒者闇然之風其持身衛道
苦心危行如冰之凌霜而益堅如玉之煨火而
愈栗措柱大法於衰殘充塞之餘孤行獨往賁
育不能奪也賢公所謂蒙衆誚而弗恤犯衆怒

而弗顧者信乎其知師者矣師之七十也余為
文以稱壽曰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以佛門
觀之益信師讀之爲之破顏微笑今師之葬已
三年矣踵賢公之後而銘其塔慨刹竿之日倒
媿金湯之無人俛仰法門有深感焉乃爲之銘
曰

單傳教遠禪席寥寥師起其衰如風鳴條禪風
漸扇魔民蜂起師砥其敝如坊止水師不以禪
置律與經歷然光明如谷傳燈師智愈圓其心
愈密悶悟顯修如燈在室寶炬不然金鏡式微

誓揮我戈以指懸車風霜剝落冰雪崔嵬窮冬
互陰孤陽獨回樓閣千閒雲堂一宿何處是師
本來面目雪樓爲師永明是宗巋然一塔坐斷
虛空闕山浙水吾師在焉明明如月嘗炤百川

洞聞禪師塔銘

古之得道者以死生爲如幻三昧故有謂坐脫
立亡尚未夢見先師意者世衰聖伏盲師瞽說
各自稱尊則非末後一著不足以勘辨之蓋亦
末法使然也天啓三年七月洞聞禪師示寂於
破山之禪院是時天方溽暑流金鑠石越三日

余趨視之垂首趺坐若入正定蚊蚋却避膚理
瑩潔四衆觀者莫不歎異師行解未知其何如
以余所見亦可謂甚難希有者矣師吳江李氏
子少出家入華山爲默庵和尚侍者舍而歸紫
栢大師大師改名法乘號曰洞聞馮祭酒開之
送似塵洞聞游方序云二上人一脫逢掖一逃
外法俱奇男子體質文弱不耐勞苦一旦以紫
栢師鼓策遂迸裂牽纏給侍瓶錫方出門時已
無萬里此師行脚因緣也初居虞山之三峯徙
天目之中雲庵卒老於破山師慈和樂易具大

人相所至住山誅茅束薪偕其徒雪庵拈据庀
治師優游兀傲飲石泉而蔭松栢不汲汲□於
榮名利養其視世相輕也斯其臨終所得力者
歟師世壽七十二僧臘五十墓在破山寺之南
凡若干步銘曰
師之叅訪踵決履穿小扣大擊如石出煙歸而
住山叅粥飯禪一坐廿夏不震不騫開堂說法
千偈瀾翻究亦何有空谷窅然破山崖峩龍澗
蜿蜒殘燈初日師或在焉

鶴林法師塔銘

嘗熟縣治之巽隅建聚奎塔久而未潰於成衆
君子聚而謀住持咸曰鶴林法師其人也師遯
跡北山之藤溪幡然而起率其弟子仁方往蒞
焉師律行精嚴四方歸仰仁方能捐衣去食伐
木輦土以專勤者事不逾年塔工大興崇禎三
年七月師示疾於塔院說偈別衆堅坐而逝又
一年仁方亦逝其徒知通等奉全身塔於拂水
巖之西嶺以仁方祔焉師諱大寂嘉定趙氏子
甫卅出家得度於護國寺永敏和尚受具戒於
雲棲大師學經論於紹覺法師單丁行脚凡十

餘年縛禪於廬山游少林禮五臺歸虞山而老
焉師質貌樸愿志氣專壹其尊嚴毗尼也如法
吏之守三尺謹凜科條而已其講習經論也如
舉子之窮六經穿穴章句而已繇定以發惠因
相以契性遍叅諸方扣擊宗旨久之於心地漸
有所發明然不敢高其舉趾輕言向上事曰吾
株守吾經律而已說法爲人必提唱念佛法門
曰吾所學於雲棲者如是而已坐虞山數夏空
林荒樾午夜施食鬼嘯鵲吟與梵唄相應和日
不重食夜不脇席茵衍無一錢之藏徒作皆化
之仁方病亟求一故絮籍體竟不可得諸方皆
曰此真鶴林之子也師之葬實崇禎五年十一
月其上首弟子曰智妙卽仁方也墓在師之左
方十餘步銘曰

柳子有言儒以禮立仁義佛以律持定惠去律
小經佛道斯替生死海中風波淫裔孰是船師
亂流而濟師之執行豈曰滯泥涉生死流回翔
鼓柁盲禪魔民橫奔狂獬讀吾之銘其亦思褰
裳而揭厲也耶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八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九

塔銘二

華山雪浪大師塔銘

昔梁肅之論荆溪以爲明道若昧渙然中興聖
人不作其閒必有命世者出焉我明正嘉之際
講肆獨盛於北方無極和尚起自淮陰傳法於
通泰二公具得賢首慈恩性相宗旨歸而演法
南都而其門有雪浪恩公憨山清公出焉一車
兩輪掖無極之道以濟度羣有而法道煥然中
興向非命世而出則何以臻此謹按憨師所撰

雪浪大師傳而序之曰師諱洪恩姓黃氏金陵民家子爲兒時雖隨戲弄遇佛禮足塾師以句讀課之頷之而已極師講法華規矩於報恩寺師年十三從父往聽傾耳會心畱旬日不肯去母使父趣歸師袖剪刀禮玄奘大師髮塔自剪頂髮手提向父曰以此遺母父慟哭師瞪視而已爲小沙彌頎然具大人相一日設齋往踞第一座首座呵之師曰此座誰坐得座曰通佛法者坐得師曰如是則我當坐座曰汝通何佛法師曰請問座舉座上講語師信口肆應無不了

了一衆驚異曰此郎再來人也慙師少師一歲竝得度於西林長老同叅極師比肩握手如連珠珥玉見者以爲無着天親也師年十八分座副講佛法淹通乃畱心義學聽極師演華嚴大疏五地聖人於後得智中起世俗念學世閒技藝涉俗利生嘗言不讀萬卷書不知佛法博綜外典旁及唐詩晉字研朱益丹帷燈晝被不知者以爲滯淫世諦中也慙師從雲谷和尚縛禪天界寺師見其枯坐呵以聽講曰用如三家邨土地作麼慙曰古德有言自性宗通回觀文字

如開門落臼耳師曰果如此則我兄也愍師苦南方軟暖決計北游師苦畱之愍詒師入城辦嚴冒大雪攜一瓢長往師還寺痛哭久之游嵩少入伏牛抵京師上五臺覓愍師於冰雪堆中腰包罨飯誓共生死愍語之曰人各有志亦各有緣兄之緣在弘法以續慧命不當終老枯寂江南法道久湮當上承本師法席荷擔囑累爲人天眼目庶不負出世因緣也師然之相與鄭重而別極師弘法以來三演大疏七講玄談師盡得華嚴法界圓融無碍之旨本師遷化次補

其處游泳藏海囊括川注單提本文盡埽訓詁稱性而談標指言外恒教學人以理觀爲入法之門先是講肆糾纏教義如抱椿搖櫓略無超脫及師出世炤遮雙顯總別交光摩尼四現一雨普霑學者耳目錯互心志移奪如法雷之破蟄如東風之泮凍說法三十年黑白衆日以萬計閒游杖錫四衆圍繞徧山水爲妙聲化樹林爲寶網東南法席未有盛於此者也嘉靖四十五年報恩燬於雷火師與愍師三日哭誓以興復相肩荷愍雖在臺山東海未嘗頃刻忘報恩

也慙懼難赴南海師見浮圖露槃欹傾沿門持鉢行乞都市高門縣薄金錢雲委凡三年而竣事塔高二百五十尺安三輪處高七十尺架半倍之樞木從空而下如芥投針不差紮黍當塔心未下師嘔血數升塊然趨定風鈴彫角如有鬼神護持萬衆驚歎咸以爲願力冥感也晚年接海衆於望亭草菴日則齋飯晚則澡浴夜則說法二利並施四衆歎集未幾示微疾集衆告別弟子乞師垂示師曰中空如花本無所有說箇甚麼問滅後用龕用棺師曰坐死龕子臥死

棺材相錫打瓶且莫安排沐浴更衣端坐而逝萬曆戊申十一月十五日也俗壽六十四法臘五十一弟子奉全身還葬於雪浪山師高穎朗目方頤大口肌理如玉講演撤座方丈單床默修壁觀嘗於長城山中正定二日林木屋宇皆爲震動心下如地坦無丘陵不立崖斥不避譏嫌論詩度曲見聞隨喜鮮衣美食取次供養已而飯惟羹豆臥則芻秆捨茶則擔水出汲飯僧則斧薪執具人以爲閔現少異而不知其行已
有嘗也嘗駐嘉興楞嚴寺愛其池木清嘉作精

舍三楹經營浹月手自塗墍落成三日飄然而
去終身不再至焉其逍搖擺落皆此類也紫栢
可公精持毗尼心頗易師愍師以出家因緣告
之可公悚然曰殆窺基後身也余自毀齒卽獲
侍瓶錫丁未偕李長蘅扣師望亭瞻嚮之餘心
骨清瑩始悔嚮者知師之淺也傳法弟子耶法
明宗三明歸空格空瑞林先逝覺法終隱匡山
歿後講演者巢松浸一雨潤在三吳蘊璞愚在
都下若昧智在江西碧空湛在建業心光敏在
淮南南北法席師匠皆出師門信乎中興之盛

也蒼雪法師徹公潤公之法子闡法吳下者也
追惟祖德請余爲塔上之文余何敢辭繫之銘
曰

法道下衰如世中否誰其振之命世蔚起極師
南來記荊儼然賢首慈恩二燈竝傳有兩駒齒
化爲龍馬拏攫碧落蹴踏天下愍往曹溪經星
南流浪駐江表斗柄斯昭智炬高明德瓶云侍
經江論海逢原會委帝網金相剎海鑑光華嚴
法界涌現堵塙講樹敷花談叢落實舍利腹貯
後猊口出以其緒餘莊嚴相輪雀離浮圖示見

蠹雲歌樓酒坊禪燈法席三車一乘鴻爪牛跡
大布而衣一床而居霜降水落白月空虛禪律
對待經論繁興密師四戰人無得名法幢巋然
義天嘗朗窺基非來雪浪不往

一雨法師塏銘

師名通潤字一雨姓鄭氏蘇之西洞庭山人兒
時晝夜啼哭抱入寺見佛或出門見僧卽止嬉
戲大樹下累磚成塏指爪禮拜稍長辭家入長
壽寺去氏削髮究心大乘經論旁通義學宵禮
大士額墳起不休寺長老源公從雪浪大師講

楞嚴於無錫以書招師師曰此經奧義十師盡
之買菜求益復何爲乎源怒移書譙責乃往與
雪山杲公巢松浸公同叅於華藏寺南北講肆
楞嚴則會法華則要如老塾師墨守兔園冊口
耳之間傳遽而已浪師埽除注脚敷演妙義嘖
呻咳唾光明熾然聞之如檣馬奔馳風濤回駭
破除宿物得未曾有合掌涕洟向源首座懺悔
向者得少爲足以大海納牛跡中也浪師法道
烜赫學人慕羶因熱輒思炷香分席爲榮名利
養之計師與雪巢失心執侍金陵之花山京口

之焦山江山高秀雲水孤清侍浪師往來棲息
歷十餘夏相依如形影慙老聞而歎曰好學人
吾兄一網打盡矣大師遷化雪公亦沒師友淪
亡灰心埋炤以傳燈續命爲計置鉢於虞山北
秋水菴將終老焉已而應天界之請休夏於斷
臂厓睡覺聞遠寺鐘聲如殷勤啓請賦詩曰豈
謂帝城虛講席却將脣舌累知音自此遂慨然
出世與浸公分路揚鑣大弘雪浪之道諸方皆
曰巢師講雨師注又曰巢雨二法師雪浪之分
身也師每慨法相一宗玄奘傳之西域自賢首

清凉唱華嚴人皆畏數逃玄習者益少本師唱
演華嚴實發因於唯識龍藏具在教海方新時
節因緣其在斯乎先有此論標義藏弄篋衍王
翰林宇泰求之靳而弗與翰林購得副本箋爲
旁注如西明圓測隱形盜聽以敵窺基其爲法
良苦矣師乃復殫精搜緝作爲集解積十年而
削藁首披宗鏡斬關抽鑰徧探楞伽深密等經
瑜伽顯揚廣百雜集俱舍因明等論及大經疏
鈔與此論相應者靡不疏通證明昔者纂鈔盛
行輩流首伏以謂基師正炤太陽忠也旁銜龍

燭求之今日慈恩中興庶幾當之矣師嗣雪浪出世說法利生者十有六年講法華楞嚴楞伽華嚴玄談唯識者十二座初從浪師於金山衣不掩骭履不納足臨江喚渡囊無一錢自視泊如也卜居鐵山爲瓊禪師故菴面太湖負西蹟眠雲臥月絕影人閒者五載除夕自斧枯樹罩火煨芋高足弟子夾坐賦詩雪消門啓人徑宛然則發春已十餘日矣日過經二十紙上首白請少減師呵之曰汝看我甕中米多少其精嚴孤詣皆此類也師狀貌古樸風規閒雅方內名士如程孟陽李長蘅邵茂齊鍾伯敬文文起趙凡夫朱白民撫塵希風樂與游處嘗自誓生生世世居學地與士大夫相見人言師有三有一無三能耐一不能耐有德有言有情理然無因緣耐學耐窮耐交游然不耐俗此可以知師矣師自稱二楞主人改鐵山爲二楞庵於此疏嚴伽二經故移住花山又移中峯浹辰出一紙示衆皆囑累語遂以是日示寂天啓四年九月十八日也世壽六十僧臘四十六崇禎元年葬全身於中峯者法子明河讀徹也註經二十餘種

約法性則有法華大窾楞嚴楞伽合轍圓覺近
釋維摩直疏思益梵天直疏金剛經心經解梵
網經初釋起信續疏璠璃品駁杜妄說辯謬若
干卷約法相則有唯識集解十卷所緣緣論論
釋發礪因明集釋三支比量釋六離合釋釋若
干卷師沒後河徹二公繼師之席弘法吳中而
繼師主中峯者徹公也實來請銘銘曰

師之說法弘演三車金山粥鼓金陵雨花秋水
鐵山師之幻住古木千章梅花萬樹花山別院
中峯古墳經傳雪浪論續慈恩如吳含桃舍利

二七毫端塚中涌現則一

汰如法師塔銘

賢首之宗弘於雪浪其後爲巢雨爲蒼汰皆於
吳中次補說法瓶錫所至在花山中峯兩山雲
嵐交接梵唄相聞四公法門冢嫡如兩鼻孔同
出一氣但有左右耳巢雨遷謝蒼汰與余法乳
之契益深而汰復以崇禎十三年十二月四日
順世而去於是蒼雪徹公作爲行略而請余銘
其塔曰汰如法師明河號高松道者揚之通州
人姓陳氏母夢道人手法華經一卷來乞食而

生師年十餘歲善病父母送州之東寺依一天
長老剃度寺習瑜伽師究心大乘方等諸經兼
工詞翰年十九腰包行脚徧參諸方見一雨潤
公如子得母不復捨離隨師住鐵山繼師住中
峯既而說法於杭之臯亭吳之花山白門之長
干寺藏海演迤詞峯迥秀遮炤圓融道俗交攝
識者以為真雪浪之元孫也從上諸師未講大
鈔蒼汰二師有互宣之約師首唱一期羣鶴遶
空飛鳴圍繞訂來春為三期與蒼踐更未幾示
疾怡然化去惟自念言心不知法法不知心誰

為作者亦誰受者直知譚倦欲眠聲息旋微耳
世壽五十三僧臘三十餘夏遺言建塔於中峯
所著有華嚴十門眼法華楞伽圓覺解續高僧
傳若干卷徹公之論曰舉世求一悟人不可得
其惟解人乎悟解之在人如水之於味響之於
聲解豈有乎悟豈無乎舍甲認乙遂有多名迴
面一呼應聲立至解有先乎悟有後乎師嘗云
念佛人一意西向參禪人只顧南詢置東北兩
方于無用之地又自言不通禪不習教無位于
法門亦不知無位真人為何義解乎悟乎吾安

牛齋集卷之九
識其庭宇之所際哉又曰師事業福緣未能如
古人亦未可與今之不教不禪欺世盜名者比
嗚呼知汰者莫如蒼信法門之益友矣銘曰
雪浪如龍蟠挈教宗支分蜿蜒化爲高松孤塔
亭亭坐斷中峯剎海涉入帝網重重然則師之
說法固未嘗止而大鈔之講肆其可以爲未終
乎

竺璠禪師塔銘

師諱圓淨蘇之長洲人姓陸氏九歲出家居瑞
光寺師曰寶月祖曰藍園十八歲落髮爲僧卒

于崇禎己卯之八月年五十二爲僧四十一期
歸骨于寺之西偏師爲兒時樂易順祥遲重不
戲稍長知衲衣下事壞衣搗食發憤叅究腰包
行脚徧扣諸方瑞光頽圯百年幾爲廢寺師然
香佛前捨身修復日則呼囂唱緣夕則閔默跪
禱歷江潮窮寒暑專勤精一人鬼叶從天啓甲
子建七佛閣崇禎己巳修天寧浮圖閣成建法
華梁皇懺期講演摩訶止觀法席雲委延頂目
禪師住持不以私其件先後建立感塔光天眼
之異癸酉修浮圖露盤市木歸遇風于荆江巨

木離筏矗立號號有聲師呵之曰汝材中塔心他日應人天瞻禮何爲興妖作怪耶言訖若有物絆之下者明年塔工成師病日劇三年遂不可爲亦所謂以死勤事者也卒之日與其徒侶問訊以宗語相提唱蓋其平生得力如此余年十六寓瑞光後院師少于余六歲短小類侏儒余狎之墨其面以爲戲已而拉之游寺經行廢塔破壁瓴甃圯墁兀輓壓人相與狂奔而返崇禎初聞瑞光之修復訪問所謂竺璠和尚者追省兒童時事相見一笑爲刻記于石余有急徵

之難師結壇以禳長跪右遶涕淚悲泣迨余歸而後解余歸未一年而師順世此其徒所以謁銘于余也嗚呼師戒法精嚴慈悲攝受剗心盡智專精道場曰未嘗有取拔毛布髮崇構塔廟曰未嘗有作招提闡闡總是禪關錢刀土木誰非般若世之盲師瞽說互相鼓唱不曰授某師話頭則曰經某老印可始而問影鏤空既而中風狂走師方悲愍之不暇而顧欲希風逐臭尤而效之不亦愚乎不亦誣乎余故歷舉其行履而於其徒所載叅訪發悟之語皆削而不書銘

曰
善易不易會禪不禪塔廟樓閣說法熾然我作
塔銘糞埽藤葛瑞光西墳孤縣缺月

牧齋初學集卷第六十九

